



青年原创书系

# 童年青梅竹马

CHILDHOOD

谢宏 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# 梅山 青竹

CHILDHOOD

谢宏 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**

青梅竹马 / 谢宏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 
2011.2  
ISBN 978-7-5034-2854-8

I. ①青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247588号

**书 名:** 青梅竹马

**标准书号:** ISBN 978-7-5034-2854-8

**作 者:** 谢 宏

**责任编辑:** 韩 军

**出版发行:** 中国文史出版社

**地 址:**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

**邮政编码:** 100811

**电 话:** 010-66173572

**经 销:** 全国新华书店

**印 刷:**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

**开 本:** 710×1000毫米 1/16

**印 张:** 11.75

**字 数:** 180千字

**印 次:**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**定 价:** 20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

# 目 录

内容提要:	1
自序	3
<b>上部 — 梅镇 1977-1979</b>	
1、照相馆	4
2、梅师傅	8
3、蝶舞	11
4、电视连续剧	15
5、插队知青	19
6、秘密与游戏	23
7、文艺团	28
8、露天电影	33
9、女人味	37
10、秘密	41
11、追求	47
12、春梦	51
13、夜晚的收获	55
14、意外消息	59
15、月光	62
16、辫子哪里去了	66
17、朝着远方去	7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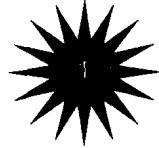


## 中部 — 雉泳 1982-1989

1、照片	73
2、歌唱与吉他	78
3、照相馆	82
4、找伙伴	86
5、出人意表	91
6、二重唱	95
7、夏令营	100
8、牌局	105
9、情信	110
10、另一封信	115
11、最后的晚餐	119
12、没有赢家	124
13、青蛙	128
14、循环	133

## 下部 — 重逢 2002-2003

1、聚会	137
2、光与影	143
3、宴席	148
4、情书	153
5、照片	157
6、电话或邮件	162
7、幸福	167
8、钱	171
9、危机	176



## 內容提要：

这是一部反映六十年代人成长的长篇小说。几个青梅竹马的伙伴，从梅镇到深圳，从情窦初开到混沌入世，一切物是人非的变化，都在各自的心灵深处，留下不同的印记。在这不断变迁的世界里，他们收获或付出，宽容或自私，理想或现实，每个人内心承受着罪与罚，他们是这个时代变迁的见证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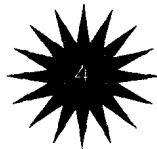


## 自序

这个长篇是我对从前岁月的一种回望，一种祭奠，对我们曾经有过青春、有过的友情，还有那种激情和美好的情感。

我写下它，就是记录下那种单纯的力量：复杂的伤感，在我们对从前的缅怀和对未来的想象中；我写下它，是对岁月流逝的伤感的纪念，对焦虑的心灵的宽慰；我写下它，是为了可以在以后的时光里，随时可以找到从前的蛛丝马迹，让我还有能力重温生命的细节。

我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，将我内心的世界，重新阅读了一遍，又将可能的疏忽进行了修补。我相信日后，我还能从这些文字里，找寻到自己的激情和忧伤的。



上 部  
梅镇  
(1977--197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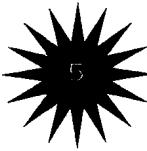
## 1、照相馆

梅镇上有一家照相馆，是李湄家开的，叫红星。照相馆的正门临街，正对镇上唯一的一条直街，后门临河，抛下水桶就可以打上河水，洗刷什么倒挺方便的。李湄的父亲李舒影是镇上唯一的照相师傅，他做的是独门生意。镇上人家遇有什么节庆或喜事，比如中小学学生毕业，还有那些爱美的女人，需要拍照留影的，都会光顾红星照相馆。

在光顾照相馆的人当中，梅小爱是其中的一个。梅小爱是个爱美的姑娘，她在镇上中学做音乐老师，她才二十岁，她爱唱歌，当然也爱美。她隔三岔五就会来一趟，有时也不是要照相，她来了，有时还不进去，就站在照相馆的橱窗前，若有所思看着上面的相板出神。

开始，李湄一见梅小爱来，以为是来做家访的，有点紧张。后来次数多了，心里有底，就释然了。其实也是的，梅小爱又不是班主任，怎么会来家访呢？李湄想起就会发笑，往后一见梅小爱来，就大方地招呼她进来坐，还端上她煲的糖水，放了无花果的。她家在后门边种了一棵无花果，树干有手臂粗，枝叶很是茂盛。镇上就她家种有无花果，真不知道他家是从哪里弄来的，这好像一直就是个谜。梅小爱和李湄混熟后，说话也就随便了。

这天，梅小爱又来了，进门和李舒影打招呼。李舒影正趴在工作台上修相，听到梅小爱的声音，抬头看是她，没说话，就笑笑，样子很儒



雅。他是个身材瘦高的男人，留着分头，人显得很文气，说话也细声细气，很受一些姑娘的喜爱。

李舒影将手中的彩笔，搁在方桌子上的笔架上。然后他进后门，也就是厨房去了。梅小爱听到一阵哗哗的水声。后来水声停了，李舒影出来，拉下挂在墙上的毛巾，擦了擦手。当他走近，梅小爱嗅到一股肥皂的味道。

梅小爱说她要照张相，说话的语气有点兴奋，脸上的神色也如此。李舒影问她要照什么样的。梅小爱说要照个二寸的。想了想，又说要彩色的。李舒影问她做什么用的。梅小爱听了这话，没说话，脸却红起来。李舒影以为她没听清楚，就解释说用途不同，照法也不一样。梅小爱还是没有说话，却低头想什么。后来她掀起身上挎的一个包，打开钱夹子，从中抽出一张照片。梅小爱说她喜欢这张。李舒影拿过去看，嘴上啊了一声。那是一张艺术照，是电影《海霞》的剧照。李舒影摇摇头，说这个不适合你啊。梅小爱说她这个样子好有味道，语气充满了羡慕。李舒影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，连声说知道了。梅小爱也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。

李舒影让梅小爱先坐坐，他先做些准备。梅小爱转身走向旁边的竹椅子。李舒影看见了梅小爱的后背。梅小爱穿了件的确良衬衫，是白色的，夏天嘛，可能是走热了，后背已经湿了，衣服贴在皮肉上，显出一种淡淡的肉色来，十分好看。他还看见胸罩的带子也勒得紧绷绷的。

李舒影吸了一口气，用力搓搓自己的手，右手用力地握握手。然后他就开始摆弄摄影置景，调校灯光，给相机上底片什么的。梅小爱在旁边看，用手绢擦汗，也做扇子。

屋子里真安静，梅小爱甚至听到了猫的呼噜声。她转头，看见右边那张黑木椅子上，那只黑猫摊开身子，睡成了一副懒惰的身段。梅小爱问了一句，李渭呢？李舒影调校了一下三脚架，抬头说不知道。梅小爱“啊”了声，没再出声，继续看他弄。这时候墙上的挂钟当当地敲了五响。

李舒影直起身子，“叭”地打开灯光，说“好啦”，招手让她过去。梅小爱站起来，将手绢塞进口袋里，走过去，坐在置景前的凳子

上。她有点不习惯，那灯光有点强烈，她的眼前一片茫然。李舒影走到相机的后面，站着看了看，再钻进盖在相机上面的黑布。看了一会，他说身子不要斜，要坐直。梅小爱赶紧将身子坐挺直。李舒影看了看，说要放松点，眼睛看相机的顶部，他用手指指了镜头上端的框。梅小爱身子松了下来。李舒影偏着头看了看，说脸上也要放自然点。梅小爱的脸有点紧，听了这话赶紧笑笑。

李舒影站回相机后，看了看，觉得还有哪里不对劲。他走过去，用手将梅小爱左边的衣领拉直。梅小爱看见他的手指真修长，尾指的指甲挺长的，修剪得很考究。李舒影走回到相机旁站住，回去又将她额头上的刘海拨到一边去。再站回来，然后让梅小爱按他的指令，不断地做出调整，再喊笑一笑，咔嚓就是一张。

李舒影后来一言不发看了梅小爱很久。梅小爱有点不好意思地扭动身子，从凳子上起来。李舒影突然说话，建议梅小爱来张侧面的，说她侧面的轮廓很好。梅小爱有点兴奋，说是吗？她赶紧侧了身子，让李舒影找个好姿势。李舒影就将她的头部，当然还有身子，扳过来，扳过去。

梅小爱听到了他的喘息声，还嗅到了他身上的一种体味，很淡的。他没有一般男人身上的那股浓浓的汗酸味。李舒影也听见梅小爱的喘息声，看见她脸上潮潮的光泽，也嗅到了她身上夹杂着体香的汗味，还有一种植物的清香。他想她可能是用了茶仔来洗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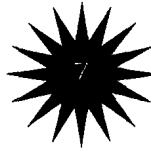
屋子在那一瞬间真安静，但这种寂静很快就被打破了。门口有人在咳嗽，是很重地咳嗽了一声。李舒影转过头。梅小爱也转过头。他和她看见童巧兰，她提了一个菜蓝站在门口喘气。

童巧兰是李舒影的老婆，身材比李舒影还要瘦，有点干瘪，简直像一根竹竿，脸也瘦，和这样的身材配在一起，显得就更长。此时她看起来很不高兴，脸就显得更长了。她见梅小爱转过脸来，就马上换了一副脸孔，和她打招呼，口气还是蛮热情的。

童巧兰说，哎呀，李渭不在啊。

李舒影赶紧说，梅小爱来照相。

童巧兰说，还以为是来做家访呢。说完，她走到墙角，从桌上的



竹茶筒里倒了碗冷水，咕嘟咕嘟地喝下。梅小爱看见她的喉结在上下蠕动，忙将眼睛移开。童巧兰喝了水，就提了菜蓝去厨房。

李舒影让梅小爱重新摆个姿势，就照了。这次有点马虎嘛，这是梅小爱的感觉。李舒影在开票的时候，梅小爱站在旁边看着。后来她说嘴角边的那颗小痣要去掉。李舒影有点惊讶，就问她干吗，说挺好的。梅小爱说不好看嘛。李舒影迟疑地说，就这有味道啊。梅小爱就问他有什么味道。李舒影顿时愣住，也说不出来，含糊着说，去掉也行吧。

童巧兰从厨房出来后，很热情地和梅小爱拉家常。问李渭的情况，梅小爱就说挺乖的。后来，童巧兰突然盯住梅小爱的头发，问梅小爱头发长没长虱子。梅小爱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问，就说她常洗头，干净，没虱子。童巧兰好像恍然大悟似的，说她还以为呢。梅小爱听了有点奇怪，就问她以为什么。童巧兰说刚才以为李舒影给她捉虱子呢。梅小爱愣了一下，后来脸就红了。

李舒影没说话，他将票子递给梅小爱，说过一个星期来拿吧。

## 2、梅师傅

在梅镇的大小人物中，柳絮飞最佩服的就是梅王平，大家叫他梅师傅。他是个退伍军人，当过汽车兵，转业后，成了镇上公社的司机。在街上遇见他，总见他穿同一件工作服，满是油污。柳絮飞走近他，一吸鼻子，就闻到一股好闻的汽油味。他还老穿一双翻毛皮鞋，大头的，走路有声有响，屁股后的裤兜里，老插一对黄白手套（细看有许多油污），露出半截子，随他走路的步子时刻招摇。

大家私下议论说，梅王平走路挺显。对镇上这样的议论，梅王平总是一笑置之，不和人家一般见识。他虽然身无半点官职，是一介平民，但却是个见过世面的人。他十天半个月就出车一次，跑城里的采购站拉一趟货，甚至会跑得更远，是镇上闯南走北的人物。

镇上许多人都想巴结他，混熟后，就让梅王平给远方的亲戚带点土特产，比如活鸡鸭、春笋冬笋或者番薯什么的，也让他捎点城里的紧俏货，比如尼龙布、的确良布什么的回来。梅王平虽然有点傲气，但还是蛮有雷锋精神的，都乐意为大家服务。当然，他也接受人家的一点好处，比如一包烟什么的。

梅王平的车不但开得好，他还会一手绝活，将吐烟圈玩得出神入化。前面一个说法，柳絮飞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据说他将时速30公里行驶的车子刹停，而不会让睡着的人醒过来，这是坐过他车子的人说的。后一个说法柳絮飞是见识过的，因为他们两家住在同一条街上。在柳絮飞眼里，梅王平是个见多识广的人物，他喜欢听他吹牛，梅王平总是将外面的精彩世界讲得活灵活现，让人听了充满遐想。

这天，采购员江大同在供销社的院子里来回走动，正指挥几个搬运工人从车上卸货，不时粗着嗓门吆喝几声。梅王平嘴上叼了根烟，掀了

车头盖子在摆弄什么机件，抬头见柳絮飞进了院子，就喊过来，说给他拿个扳手什么的。柳絮飞当然乐意当他的助手，他一直就想从梅王平这搞点汽油。

梅王平站直身子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拿下嘴上的香烟，朝柳絮飞吐了三个烟圈。柳絮飞看见三个烟圈，依次放大，一个套一个，朝他的脸套过来。柳絮飞呆呆地站着，就像给绳圈套住了一样。

梅王平笑着问，怎么样？

柳絮飞回过神来，神了！

梅王平一脸的自得，笑着说是小意思。他将香烟又重新叼在嘴上。柳絮飞看见白色的卷烟上，留下了一块黑色的污点，他知道那是梅王平手上的油污。柳絮飞给梅王平递上一个螺丝帽，问他能否给他一点。梅王平吐了一口烟，又咝咝地吸几口，然后拿在手上，说小孩不准抽烟。柳絮飞赶紧说是想要点汽油。梅王平皱皱眉头，问柳絮飞要来干吗。柳絮飞说用米除锈。梅王平哦了声，说没问题啊。

搞了半天，梅王平盖上车头盖，坐在驾驶室里试车。他将油门轻踩重踩，汽车就哼哼呜呜地吼起来。整个院子都是好闻的汽油味。试好车，梅王平潇洒地跳下车，碰上车门，转头又问柳絮飞刚才说想要什么。柳絮飞说想要点汽油。梅王平一伸手，说瓶子。柳絮飞赶紧跑去墙角，在一堆杂物里扒拉出一个空的酒瓶子。梅王平找了根管子，打开油箱，用嘴巴一吸，给柳絮飞抽了半瓶子。

柳絮飞接过瓶子，将鼻子凑近瓶口，真好闻。他感到一圈圈弧形的醉意动起来，从嘴角开始，在脸上荡开去。

梅王平走过去和江大同嘀咕几声。柳絮飞看见江大同笑眯眯地点点头，还给了梅王平的肩头一拳。然后梅王平转身跳上车，发动车子驶出院子。

柳絮飞跟了出去，望着汽车颠着屁股走远，才拎了半瓶汽油往回走。半路遇见梅小爱往家里挑水。这时她正对着柳絮飞走过来，身上穿的是粉红色的确良上衣，腰身部分收得很窄，突现出她凹凸有致的体形。她扭着步子走，腰身扭得像水蛇，又柔韧又窈窕。柳絮飞的眼睛有点发直，嘴上哼着的知青小调，也跑调了，脚趾头还踢着石头。柳絮飞

疼得嘶地眼睛一下就花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唰地弯下腰。

梅小爱放下担子，问，怎么啦？

柳絮飞用力握住受伤的脚趾，嘶嘶地吐气吸气，人都快要虚脱了。

梅小爱弯下身子问怎么样，粗大的辫子垂下来，打在他的脸上。柳絮飞感到脸上有点发痒。他仰头看见梅小爱脸上的汗珠蒸发的水汽，还嗅到了一股汗味和体香味。柳絮飞有点发晕，一恍惚，脚趾的痛感就散去了一半。他嘶嘶地吸一口气，说没事没事。他努力想站起来，找飞脱的凉鞋，拇指的趾甲正在变着颜色，转成猪肝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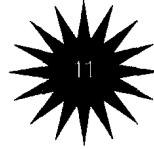
梅小爱直起身子，说没事就好。

梅小爱扭着身子一走开，柳絮飞马上有点后悔，脚趾又剧烈的疼痛起来。谁说没事啊。他大声地哎呀了一声。梅小爱听见了，停了脚步，转身看过来。柳絮飞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柳絮飞坐在地上，盯着梅小爱的背影慢慢走远了，这才起身，一拐一拐地走回家，在门口磨蹭一会，才进去，闪进自己的房间。

柳絮飞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从抽屉拿出那根自行车链条。他将汽油倒出一点，淋在链条上，然后用力弯曲它。房门突然被拍得砰砰响。柳絮飞吓了一跳。手忙脚乱地收拾一番，才将门打开。

柳如实吸了吸鼻子，皱了皱眉头，问是什么味。柳絮飞只好说是汽油味。柳如实如临大敌，吼起来，说你在房间搞这东西，想找死啊？柳絮飞没敢驳嘴，赶紧拎了瓶子，灰溜溜地出去了。



### 3、照片

这天一早，梅小爱就跟教务主任说，想明天调课。课程表排了她是上上午第一节课。李主任望着她问干吗？梅小爱说有事呀。李主任就开她的玩笑，问她是不是去见媒婆。梅小爱的脸红了一下说，别胡说，是有事要办。李主任说不是去见媒婆，就缓缓吧。梅小爱急了，说她明天一早要去办一件要事。

李主任看看课程表，脸上挂着为难的表情。梅小爱有点急，说她已经和人家说好了时间的。李主任说，黄老师的岳母住院了，也要调课去陪护。王老师呢，老婆明天要生孩子。陈老师呢，也说明天要赶亲戚的婚宴。他说完，指指办公桌上的电话说，改期吧。梅小爱都快要哭了，说改不了啦。趴着改作业的陈老师听了，说算了算了，调我的吧。

梅小爱一进课堂，就放下讲义，用图钉将歌纸按在黑板上，她今天教的歌曲是《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》。这首歌曲的节奏适合梅小爱的心境。

梅小爱的歌是唱得好，这点大家是公认的。她天生有副好嗓子，虽然没有上过音乐学院，但许多歌曲一学就会，经常是晚会上的保留节目。初中毕业晚会上，她高歌一曲，赢得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。后来由校长当场拍板，梅小爱一毕业就成了音乐课代课老师。梅小爱对工作很认真，每次上课前，她必定先用毛笔，将歌词和歌谱，抄写在一张白色的纸上，预备上课用。

梅小爱让同学们先将歌词浏览一遍，接着她唱一遍做示范，然后她身子一耸，做出一个升展的姿势，将指挥棒一挥，从胸口斜着往上方划了个弧度，点在歌纸上，她唱了一句歌词，然后说一声，唱！同学们就跟着她唱一句。如此反复，歌声此起彼伏。



梅小爱慢慢进入了状态，她挥着指挥棒，让大家放开嗓子唱。她嫌同学们的声音太小了，没有唱出声势来，没有唱出那种精神或说气势来。她还特别点了名，让坐在前排的柳絮飞大声点，后来又点江小鱼、李渭的名字。也许是处于变声期，柳絮飞无论做如何的努力，听起来也像是扯着嗓子在滥竽充数。

梅小爱有点烦，她让柳絮飞站起来。

柳絮飞只好站起来。梅小爱问他的理想是什么。柳絮飞在磨蹭，支吾了半天，才说想当司机。梅小爱板起面孔，哼了声，说他没出息。柳絮飞有点不服气，说梅师傅就挺风光的嘛。见柳絮飞提到自己的父亲。梅小爱说，做司机有什么，不就多走几个地方。柳絮飞吐着舌头坐下了。梅小爱又问李渭想干什么。李渭说做科学家。梅小爱点点头让她坐下。梅小爱最后问，江小鱼呢？江小鱼说想做空军。梅小爱说好啊。针对几个同学的回答，她又点评了一番，才将话题转回唱歌上。

梅小爱说，你们现在不好好学，以后会后悔的。她指着江小鱼说，就说到部队里去吧，人家向你拉歌，你会什么呢？现在还有老师教你，到时呢？

梅小爱说了一通之后，发觉大家都望着自己，刹住话不讲了。她突然发觉，这节课的课时有点长。她叫班长起个头，让大家唱起来，然后几步走出教室门口，望望操场旁边树上挂着的那个铁块。那块黑色的铁块，值日老师每到上下课的时间就敲响它，现在它孤零零地垂在树上，这样看过去，它竟然像睡着了。梅小爱走向教室，见大家已经唱完了一遍，便又挥动指挥棒，让大家再唱起来。

听着歌声轰鸣起来，梅小爱的心又砰砰地跳。她的心绪动了起来，突然盼望下课的钟声快点敲响。她好像从来没这么盼望快点下课，每次上课，她都是觉得课时太短，还没有过够嘴瘾，就被当当的下课钟声打断。

梅小爱刚想说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外面的钟声就当当地响了。梅小爱看起来像遂了心愿，长长地吐一口气，又急急地收拾讲义。她想取下黑板上钉着的歌纸，却被图钉刺了手指。梅小爱啊了声，但并没有放慢手中的速度。